



岭上的风

■金村

我喜欢说故事

时光留声机

“站住！”

于秀莲拄着一根杨木棍，十分艰难地拖拽着受伤的身体。她刚刚走出那片白桦林，正准备铆足力气，沿山路向不远处的一道大岭走去时，突然听到有个声音从草丛里传来。

翻过那道大岭，再踱过一条小河，就能看到自己的家乡了。刚刚，于秀莲还在激动地想着。可她到底是应该回家休养几天再去追赶队伍，还是直接绕过村子去追赶队伍呢？她一时有些犹豫。

她伤得很重。两天前的那个傍晚，西征回返的队伍在经过一道山口时，遭到一股日伪军的围击。像这样的遭遇，在漫长的西征路上，他们经历了很多次。可山口处的那场恶战，还是使抗联队伍伤亡惨重——他们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境地。

战斗持续了很久，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，他们才成功突围。当他们进入到那片茂密的白桦林里，只剩下不到百人。

于秀莲庆幸自己还活着。可从肩胛和膝盖处袭来的剧痛，以及那几乎止不住的鲜血，提醒她两颗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，大概把她身体里的骨头打碎了。

随行的老军医一边查看她的伤势，一边不住地摇动着花白的脑袋。战斗时，他的医疗包被打落到地上，他不顾弹雨要去捡，却被战友拽着突围出去……如今，他两手空空。想了想，他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布来，为她进行了包扎，又从衣兜里摸出一块烟膏，撕下一块，塞进了她的嘴里。随后，老军医把自己那根跟随他长时间的杨木棍递给她，关切地问道：“还能走吗？”

于秀莲咬牙点头，试着往前走了两步，豆大的汗珠便从她蜡黄的脸上滚落下来。

“我背你！”说着，老军医就要蹲下身去，却一屁股坐在了地上——半月以来，抗联战士们粒米未进，全靠野菜草根填腹充饥，刚刚又经历了一场激战，身上哪里还有力气。

老军医凄苦地笑笑，片刻才扶着身边的白桦树站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怎么办呢？”

几名战士也围了上来，看着半身是

血的于秀莲，一时间束手无策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！于秀莲着急起来：“你们先走，快走！”说着，她向着来路匆匆张望了一眼，催促道：“你们快走，快去找上级，一旦敌人追上来，我们谁都活不了！”

“可你怎么办？”一个头上挂彩的小战士上前拉了她一把，急得声音直颤，“我们不能扔下你不管！”

于秀莲朝他笑了笑，安慰道：“你们放心，这里的山路我熟。我慢慢走，我们到时在大部队会面……”

就这样，于秀莲在这片阔大的白桦林里，走了一天两夜。终于走出来了，却还是遇到了麻烦。

于秀莲下意识扔掉手里的杨木棍，端起枪，“谁？”她警觉地问道。

话音未落，在黎明熹微的光线里，她猛然看见有七八个人影，从路旁的草丛里跳了出来。

那几个人穿着黑制服，戴着大檐帽，他们一面谨慎地朝她慢慢靠近，一面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。

为首的人，左眼戴了只黑眼罩，手里举着一把匣子枪，腰上还挂了一把日本军刀。

于秀莲看他们一步步围上来，心里已经作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她让自己镇定下来，声音嘶哑地问道：“你们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黑眼罩”并没有理会她。他又试探着往前移了一步，嘴里不屑地哼了一声说：“你这枪里头没子弹了吧？”

于秀莲不说话，只是瞪着他。

看着她打着的绑腿，“黑眼罩”含义不明地笑了，“你一定是抗联的吧？”

于秀莲仍没有吱声。

“黑眼罩”又笑了，收了枪说，“你只要老实交代，我保证不杀你。”

于秀莲不屑地骂道：“走狗！”

“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这么嘴硬。”“黑眼罩”说，“巧了，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打交道的。”

“少废话。”于秀莲呸了一声，“要杀要刚随你们！”

“说杀就杀岂不是便宜了你？为了捉住你，我和兄弟们在这里忍饥挨饿守了一天一夜了。”

“活该！”于秀莲嘟囔道。

“还是唠唠吧。”“黑眼罩”踱步围着她转了一圈，说，“刀下不杀无名鬼，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把你杀了。”

于秀莲心头动了一下，将一缕乱发理到耳后，说：“那好，想问什么你就问吧。”

三

晨光依旧熹微，看着面前女战士淡然的神情，“黑眼罩”想起先前遇上的抗联战士，似乎都是这种神色。

他点点头，问道：“听口音是本地人吧？家在哪里？”

“中国！”于秀莲答得响亮。

“已经是满洲国了！”“黑眼罩”纠正道。

“那是你们的叫法儿！”

“行吧。”“黑眼罩”继续问道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”于秀莲反问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抗联！”

“黑眼罩”脸上的神情扭曲了一下，很快又挤出一丝笑来：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”

“没有了，都被日本人杀光了。”

“如果不反日，怎么能被杀呢？”“黑眼罩”冷笑着说。

“如果不反日，还有中国吗？”于秀莲悲愤地反问。

“黑眼罩”摇摇头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。一个小喽啰忙走上前，给他点着了火，怂恿道：“队长，看她这样，也问不出什么，干脆砍了吧！”

“黑眼罩”吸一口烟，没有说话，又在于秀莲面前踱了几步，片刻问道：“看你年龄也不小了，结婚了吧？”

于秀莲没有回答。

“看样子是结了。”“黑眼罩”继续问道，“他一定也在你们队伍里吧？叫什么名字？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他也死了！”于秀莲不禁悲从中来。

“死了？”

“还不是被你们打死的！”于秀莲的眼神像刀子一样，狠狠盯着“黑眼罩”，“你们死心塌地给日本人卖命，有多少人死在了你们枪口下？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。”“黑眼罩”辩解道，“咱也是为了保命，再说了，日本人也对咱不薄！”

“认贼作父！”于秀莲鄙夷地啐了一口，“抗联最痛恨的就是你这种人！”

“黑眼罩”瞪大了眼睛，带着怒气说道：“我们这种人？我们也是为了活着！反倒是你们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这样狼狈！”

于秀莲厌恶地看了“黑眼罩”一眼：“亏你还是个中国人！话说回来，如果你还是中国人，就该多为此国家想想，为你的家人想想，你就忍心让他们跟你一起背负骂名？和我们一起把日本人打回去才是正道。你受日本人支使，助纣为虐，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都饶不了你。日本人在我们国家横行霸道的日子长不了，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坚持要和

们穿一条裤子，最终也会落得和他们一样的下场！”

“好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”“黑眼罩”的脸狠狠地扭曲了一下，“那我问你，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为什么你们的人越打越少？你们不仅吃不上穿不上，连个人困倦都睡不安生。你好好看看你自己，像个叫花子一样，都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敢教训我？”

一阵剧痛袭来，于秀莲咬咬牙，把头别向一旁，不予作答。

“说！你们的队伍在哪里？有多少人？指挥官是谁？”

于秀莲依旧不言。

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只要你如实说了，不仅我们不会为难你，到了‘皇军’那里，我也能保证不会亏待你。”

于秀莲冷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你们就别做梦了，休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！”

见问不出什么，“黑眼罩”瞬间卸下了伪装，抽手一掌打在了她的脸上，愤愤吼叫道：“老子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！”

血从嘴角流下，于秀莲又把头扬起，一字一句回道：“我们是骨头硬，不像你们，贪生怕死的软骨头！”

身旁的小喽啰见此情景，上前一步，献计道：“队长，别给她废话了，抗联的人我们见多了，都是嘴硬的！既然问不出什么，不如砍了，也好拿着头去向‘皇军’邀功！”

四

此时，天色已经亮起来了，但密林里的光线，仍是那么灰暗。

“黑眼罩”沉默许久后说：“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还不说，就是死！”

于秀莲却笑了，她又理了理头发，冷静地说：“该说的我都说完了，你们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要杀要刚，随意！”

似为眼前这名女子的淡然所震惊，“黑眼罩”又看了她一眼，最后把目光落在她的脖颈上。她抚摸着腰间那把日式马刀，迫切地想试试它的锋芒。

“既然你什么都不说，那我就亲自送你上路！”话音刚落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他把马刀从刀鞘里抽了出来。

听到那声音，于秀莲预感到了将要来临的死亡，可她并不慌张，心中甚至有些如释重负——战友们，你们要继续战斗，早日将鬼子赶出中国……然后好好活，带着我那一份额，好好活……她睁了睁眼睛，用尽全力将自己的头高高扬起。透过树隙，她看到了一小片天空，瓦蓝瓦蓝的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队伍应该与大部队的会合了……想到这里，她不由牵了牵嘴角，溢出一抹笑来。

起风了，岭上的风又冷又硬，呼啸着席卷整个大地。

风吟

■孙佳欣

濒死之际，于秀莲仿佛看到日本鬼子被赶出了中国，老乡们欢呼雀跃，布满疮痍的土地上开出花朵。她是笑着的，她没有出卖战友，更没有出卖中国人的良知。即便死去，她的脖颈依旧高高扬起，脊背依旧挺得笔直……岭上风起，将她的头发撩起又轻轻抚平。

多年来，那天的火光一直是老陈头

的梦魇。那封迟到的信，于冬日寒风中带来母亲的答案——为了党的事业，我们不怕牺牲……你要好好活。他将照片和金子送去了政府。看着明媚的阳光，他想，往后日子会越来越好。

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唤起“我”难忘的军旅记忆。那年洪水泛滥，“我”和战友架起人梯、搭建人墙。听着老百姓看到解放军的欢呼声，自豪感油然而生——“我”是人民子弟兵！

风，时而喁喁细语，时而咆哮怒吼。它见证着一幕幕历史，也讲述着一个个故事。其中，有革命志士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，有作为母亲的烈士对孩子的叮嘱挂念，亦有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铿锵誓言……风呼啸着席卷大地，余音阵阵中，读者朋友们，且听风吟。

本版插图：赵建华 秦子洋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 唐硕

长征

第 6367 期

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老陈头狠狠地对着烟枪吸了一口，烟锅里最后一点烟丝忽地闪了一下，随后便黯淡成了一团黑乎乎的硬块。他喘了口气，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似的又晃了晃面前的木梯。木梯靠在树上，树很粗，七八米高，深褐色的枝干布满了时光的刻痕。

背上又开始痛了，老陈头咬紧嘴唇倒吸了口气。他转过身，将背抵在树上。疼痛稍缓，他的脸上竟露出一丝得意的笑——这旧伤不算什么，那几颗子弹在几十年前的江那边都没打败我，瞧着吧，老子早晚把它们带进土里。

木梯靠在老树上，稳稳当当。老陈头试着伸出脚踩了踩，年纪大了，都好些年没爬过高了。他抬起头望向那被繁茂枝叶遮挡着的树冠，想起树上应该有个鸟窝。那鸟窝打他记事起就在，他还记得那鸟窝封口处的黄泥冰凉坚硬的手感。他小时候可没少爬上去看，还偷偷取过几根羽毛……可是自从那件事后，他就再也没上去过了。

那是个平常的午后，太阳炙烤着大地。正躺在炕上睡觉的他，突然被父亲一把拎了起来。他看见父亲有些发黄的白布短褂染红了一片。父亲冲他吼道：快上树，不准下来！他惊魂未定，只得拼了命地往上爬，躲在那繁茂的枝叶中。随后，他听到了巨大的响声，还有父亲的吼声和母亲的哭喊声，最后入目是一片火光……

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，他不敢下去，就抱着树干躲了一天一夜。后来，是经常来找父亲的一位叔叔把他从树上抱下来的。叔叔带他去了好多地方，北



老树的秘密

■刘小云

平、上海……再后来，叔叔也没有了踪迹，13岁的他成了一名红军战士。

冬日正午的日头很足，老陈头从回忆中挣脱出来，不再犹豫，抬脚朝梯子上爬去，不时朝树顶吹几声口哨。

他是想上树看看那只鸟。那年大饥荒，村里家家户户饿肚皮。一天，老陈头看到树上有一只大鸟，犹豫许久，还是拿出猎枪，扣动了扳机。大鸟没来得及出声便栽倒在地上。当晚，老陈头在树下捡到了一只光秃秃的幼鸟。老陈头把它捧到屋里，用被子包着捂了几天，又从本就急缺的口粮里挤出点碎食残渣，勉强把小鸟养活了。这小鸟对老陈头两口子特别亲，老陈头一吹口哨，它就从树上冲下来，飞到老陈头的肩膀。后来，老伴走了，老陈头便与这鸟相依为命。

这两天老陈头不知吹了多少遍口哨，那鸟却没有飞下来。老陈头想，它大概也老了，飞不动了。

老陈头颤巍巍爬上梯子，透过树叶的缝隙看到了鸟窝口，形状竟还和曾经一样。他朝鸟窝吹了声口哨，看见几根羽毛

在洞口扑腾了几下，才终于把心放下来。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小米，将手伸进洞口，看那鸟伸长了脖子一下下慢慢啄着。

突然，他看见窝里有个黑乎乎的东西。老陈头心下疑惑，探头进去将那东西取出来——竟是被几层早已风干的油布包裹着的一个小木匣子。老陈头心里咯噔一声——这是母亲的东西！

打开，里面是用红布包着的一封信、一张照片和一块金子。

信中写道：

我万分亲爱的孩子，我们可能随时面临牺牲，离你而去，为了党的事业，我们不怕牺牲。孩子，请你记住，爹娘永远爱你……这块金子是娘用所有的首饰换来的，娘没什么能留给你，你要好好活……

伴着鸟儿饱食后愉快的啼鸣声，老陈头泪流满面。

几天后，一对烈士夫妻的墓碑上多了张黑白合照。当地人还聊起一位老红军。他拒绝政府补助，前几天还给县政府送了块金子，说是代他烈士爹娘交给组织的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“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……”这首歌曲，总是唤起我的军旅记忆。

我入伍时，这首歌还没有诞生，可我们营房里的小白杨真不少。在营区，白天黑夜都有哨兵站岗。他们手握钢枪，眼神坚毅，挺拔着腰杆，与身旁的白杨树一起，守卫着营房。偶有微风吹来，白杨树叶便沙沙作响——那是回荡在我军旅时光中的难忘声响。

时光荏苒，官兵栽下一棵又一棵白杨，营区也迎来一茬又一茬新兵。有新兵抱怨训练真苦，可指导员说，吃这些苦是为了在危急关头能够顶上去，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。

还记得那是1981年8月中旬的一天，原本晴朗的天忽然阴云密布，不一会儿，便是电闪雷鸣，暴雨倾盆。雨点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大地，有战士把脸盆伸到屋檐外去接雨水，刚伸出去竟接了有半盆水。“这雨下得跟瀑布一样！”我们感慨着，却不知道，这场特大暴雨一下就是3个昼夜。

暴雨如注，营中进入汛期。雨水搅起泥沙，随着地势的起伏湍急奔窜，整个大地似乎都回荡着水流奔腾的声音。很快，营中告急！嘉陵江告急！

绑在营房操场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忽然传来上级的命令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地方有难，我们要去支援。现在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听我命令……”那时的我们就像搭在弦上的箭，只等一声令下，即可射向与洪水猛兽搏斗的“战场”。

难忘『小白杨』

■毛进

浪向前冲去，车身后溅起两条长长的水龙……

当时，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挺进！挺进！向着古城挺进！

眼前，古城尽半数的街道已陷入泱泱泽国之中。那些被困在洪水中的群众，目光穿透迷雾，见到迷影，一时激动万分。他们向我们挥舞着手臂，高声喊道：“解放军来了，来救我们了！”

听到这喊声，我们心头涌上说不清的暖流。我和战友们顾不上脱衣服，纷纷跳进了洪水中。我们在齐腰深的浑浊洪水中垒筑沙袋，以减缓洪水流速；架起人梯、索道，以抢救受灾群众和物资……可暴雨还在倾泻，洪水仍来势汹汹。不同地区纷纷传来汛情：南街淹水了，北街淹水了，地势高的后街进水了，连张飞庙也进水了……

营中遭到百年不遇的洪水袭击，灾害严重。地势陡峭的巴巴寺成了唯一没被洪水淹没的“孤岛”，我们只好将救出来的群众和物资都转移到这座“孤岛”上。

暴雨第3天，雨势终于渐渐变小，直至天晴。到第5天，洪水终于退去。我们开始清除街道和老百姓家中的淤泥。

清淤清障工作结束后，我们满身是泥，回到了营区。

洗去泥土，用药水擦着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，我和战友们相视而笑，心中有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。

重新穿上干净的军装，看看营区里仍旧挺拔的白杨，我们觉得自己也是一棵向上生长、翠绿繁茂、能为人们挡风遮雨的小白杨。

“一棵呀小白杨，长在哨所旁……”回忆起曾经的军旅岁月，那年在雨幕中闪着光的经历，总令我的心头亮堂堂！